



# 文学研究与 中国现代文学制度

Wenxue Yanjiuhui Yu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Zhidu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不仅包括文学意识和表现形式的革命，也离不开现代文学生产体系和制度保障。文学审美意识背后有文学制度的参与和运作。现代文学制度是常表现现代性生成的机制和网络。现代文学所具有的职业作家创作机制、报刊的传播机制、读者的接受机制和文学社团的组织机制、文学批评的约束引导机制、文学的评奖和审查机制都是文学制度的重要内容。参与建构了现代文学的意义。

李秀萍○著



中国现代文学丛书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文学研究与 中国现代文学制度

Wenxue Yanjiuhui Yu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Zhidu

李秀萍○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研究会与中国现代文学制度/李秀萍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4

ISBN 978-7-81127-905-4

I. ①文… II. ①李… III. ①文学研究会—研究 ②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9.6 ②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7394 号

### 文学研究会与中国现代文学制度

---

作 者 李秀萍

责任编辑 黄松毅

封面制作 大鹏工作室

责任印制 曹 辉

出 版 人 蔡 翔

---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 670×970 mm 1/16

印 张 14.25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

ISBN 978-7-81127-905-4/I·905 定 价 3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中国现代文学丛书

北京市教委社科科研项目资助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项目名称：文学研究会对编辑体制规范化进程的推动

编号：60805602005

## 序 言

陶东风

大约是受了文化研究的影响,文学制度研究是近几年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视角,陈思和、洪子诚等专家在这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成就,而王本朝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和《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则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之作。文学制度研究的特点是更为关注文学发展背后的制度因素,比如国家在某一时期的文学(文化)政策、作家社团、文学社团的组织机制、报刊、出版社、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机制、文学的评奖和审查机制以及读者的接受机制、文学批评的约束引导机制等等,认为这些都参与了文学场域与文学话语的建构,对文学活动的形态、文学的发展、文本构成、风格流派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一认识显然突破了长期以来单纯从审美角度或文本角度来理解文学,把文学史看成美学史、思想史或形式史的研究思路,为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王本朝说得更为清楚,他认为“文学制度支配、控制、引导文学的观念、形式和审美的发生和生成,使文学超越作家的个人世界,超越纯粹的文本形式和语言领域,进入社会的公共空间,成为拥有强烈的社会意识的审美对象。因此,文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社会化和现代化,并成为其重要组成内容”

(《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

就中国现代文学来看,其发生与发展有着远远超出作家个人因素的、极为复杂的制度性原因,在这些制度性原因中,文学社团又处在非常核心的位置。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最初的基本格局,就是以文学社团和文人团体为单位建构的。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中,文学研究会被公认为是影响最大的。因此,把文学研究会作为对象,从文化研究角度进行研究,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个案研究,同时也可以从中探查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机制,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

那么如何研究社团?如何研究文学研究会?传统的研究方法或者是从作家作品、创作实践的角度去研究,或者是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去研究,而李秀萍的这部著作,则继承了当今文学制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卓有成效地把它运用到文学研究会的研究中,为文学社团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文学制度研究提供了一个普遍参照意义的个案分析。

本书在充分关注文学研究会建设文学制度所秉承的文化启蒙宗旨的前提下,分别从“文学研究会的文学社团组织制度”、“文学研究会的职业作家创作制度”、“文学研究会的编辑体制与传播制度”、“文学研究会的文学论争与批评制度”等几方面对文学研究会制度体系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对拓宽与加深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具有启示意义,比如在“文学研究会的编辑体制与传播制度”一章中,作者明确强调了传播机制对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的重要意义,并通过翔实的史料,阐明了出版社的商业运作谋略,编辑者的立场与志趣、栏目的设置与导向、发行网络的规模等,对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的决定性意义,这些为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文学研究会的文学论争与批评制度”一章中,作者通过分析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与鸳鸯蝴蝶派以及与学衡

派的论争,阐释了文学论争的双重作用:一方面通过论争可以获得话语权,最终达到规范新文学的目的,文学研究会也为此从理论到创作再到批评制订了一整套具体的方案,这些显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正常发展;但另一方面,作者也指出了论争所带来的内耗(与创造社的论争),这在很大程度上又限制乃至损害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可以说,所有这些阐述,使我们看到了文学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看到了文学史并不只是文学文本的机械串联,而是一个综合的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此外,材料的翔实与丰富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应该说,制度研究需要相当扎实的一手材料,如此方可说得有理,说得有力,才可能拨开迷雾,看清现象背后的真相。可以说,制度研究比主要依赖作品的文本分析方法和主要依赖传记的作家研究在材料的收集上难度更大,牵涉的范围更广。可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研究(包括人文研究)却往往忽视材料,特别是文学作品以及作家个人以外的社会、文化、制度方面的材料的搜集,第一手材料的运用也严重不足。其所导致的结果,不是材料错误百出,就是过多地进行自我的思想演绎甚至臆断,从而距离问题的真相越来越远。或者材料的范围过于狭隘,对于文学活动背后的非个人因素和非审美因素严重认识不足。这些都不利于研究的客观和深入。加强文学研究的实证材料的挖掘与分析,是文学研究所必须加强的。本书在这方面可以说做到了用材料说话,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没有材料不臆断推测的原则。尤其可贵的是,为传统的文本研究、作家研究、审美研究等所忽视的一些材料,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

现代文学的制度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社团研究与制度研究的联姻更属尝试之举,因此,本书的探索只是一个开始,这也难免有些还不完全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文学制度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文学制度到底是如何影响文学的创作,本书

涉及得就太少,而这不仅仅是本书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整个文学制度研究所要考虑的一个课题。不过本书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相信作者会进一步努力进行完善的。

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一直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当代的文学史研究(或曰文学史学)一直在不断的探索中前进。由于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相互渗透和交叉影响,人们对文学发展的复杂因素给予了越来越充分的关注和研究,并取得了可贵的成就,各种富有创见的文学史著作陆续出版。相信本书的出版不仅仅会进一步推动文学研究会的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而且对于如何把文化研究文学研究进行有机的结合,也具有相当的启发作用。

在我的印象中,秀萍是一个内秀、情感丰富的学生,也是一个非常单纯、真诚、刻苦勤奋的学生,她总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通过伊妹儿给我发来充满温馨的祝福,使我感到非常欣慰。在她的第二本学术著作即将出版之际,我衷心地祝福她。

2010年3月

# 目 录

## CONTENTS

### 绪 论 /1

### 第一章 文学研究会的文学社团组织制度 /9

#### 第一节 强烈的全局意识:建设文化中心机构,行使文化启蒙职责 /10

#### 第二节 组织形式的社会化与规范化 /13

##### 一、前期筹备的周密 /13

##### 二、组织机构的社会化与规范化 /24

#### 第三节 组织运作的规范化努力 /28

##### 一、会刊的设置与发行 /29

##### 二、组织内部信息畅通的保障 /32

##### 三、多项规划的制订及实施 /33

#### 第四节 松散而有序的群体聚合状态 /37

##### 一、地缘纽带 /37

##### 二、刊物纽带 /38

#### 小 结 /46

### 第二章 文学研究会的职业作家创作制度 /48

#### 第一节 职业作家的出现 /48

##### 一、职业作家的出现及影响 /48

二、文学研究会推进作家职业化的努力 /52

三、稿酬制度的推动 /54

## 第二节 中国文学稿酬的变迁 /59

一、一例一法的出台 /60

二、稿酬制度上的反复：“新青年同人”取消稿酬的  
举措 /62

三、文学研究会的作用 /66

## 第三节 队伍建设：文学新人的发现与培养 /73

一、郑振铎的努力 /74

二、叶圣陶对文学新人的扶植 /78

三、茅盾的影响 /83

## 第四节 理论指导创作：对文学社会文化功能的强调 /86

小 结 /90

# 第三章 文学研究会的编辑体制与传播制度 /92

## 第一节 文学研究会报刊：现代传媒对文学生产、传播与 接受的参与 /92

一、编辑主体的影响：参与文学的生产与传播 /93

二、媒体对作家的宣传策划：参与文学的接受 /117

## 第二节 文学研究会丛书：现代文学与出版制度的结盟 /123

一、丛书的编选宗旨：展示新文学发展实绩，深化  
思想启蒙 /123

二、丛书的构成、宣传策略、出版实况及其影响 /125

## 第三节 传播的基本机制保障：发达的出版发行网络 /134

一、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发行网络 /136

二、《文学旬刊》的发行策略 /143

**第四章 文学研究会的文学论争与批评制度 /151**

**第一节 文学论争机制 /151**

一、与创造社的论争 /153

二、与鸳鸯蝴蝶派的论争 /161

三、与学衡派的论争 /172

**第二节 文学批评的约束引导机制 /182**

一、文学研究会对文学批评的格外关注 /182

二、茅盾与文学批评体制 /189

**结语 /195**

**参考文献 /198**

**附录 /208**

**后 记 /218**

## 绪 论

中国现代文学最初的基本格局,是以文学社团和文人团体为单位建构的。文学社团的出现及其历史性的存在,是中国现代文学极其重要的现象,文学研究会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以社团的整体努力推动了新文学建设,对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相比于其他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综合性效应。它在20年代对现代文学发展做出的重要推动不仅限于理论及创作层面,更多来自于组织机制、作家队伍建设、编辑体制的规范、文学论争与批评等文学制度层面。深入剖析文学研究会从制度层面为现代文学发展所做出的努力,不仅可以对该社团进行更全面深入的探究,而且有助于更确切地阐释它在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意义,因此,这是一个兼具学术价值与可行性的切入点。选择这一切入点,必然要涉及到对文学制度的论述。以往,我们对于现代文学的关注往往集中在文学的观念、思想、语言、形式等“思想观念层面和文本层面”上,忽略了其背后复杂的制度性因素。

作为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机制和场域,现代文学制度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不仅包括文学意识和表现形式的革命,也离不开现代文学生产体系和制度保障。现代文学所具有的职业作家创

作机制,报刊的传播机制,读者的接受机制和文学社团的组织机制,文学批评的约束引导机制,文学的评奖和审查机制等等,都是现代文学制度的重要内容,参与建构了现代文学的意义。<sup>①</sup>

与现代文学的审美意识、文学形式的发展一样,现代文学制度也有一个逐步形成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研究会的推动作用极其重要,这也正是其自身综合性效应的集中体现。因此,将文学研究会置于文学制度形成发展过程中予以把握,可以有效发掘被忽略的文本之外的文学史现象,不仅有助于深入阐释文学研究会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意义,以及对日后文学发展的影响;而且也能够深化对现代文学制度的认识,一定程度上提升对该研究领域的学术关注。

文学制度制约着文学的意义生成,从作家到作品,从出版传播到论争评论和受众接受,形成了复杂的结构关系,它们都参与着文学意义的建构。文学制度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的“过程研究”和“生态研究”,通过社会学、传播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从制度建设层面探究文学发展历程,这种探讨不仅不会破坏原有的文学内部研究,而且通过对文本之外的文学现象的发掘梳理,努力发掘文学史形成过程中这些非文本因素的价值与意义,可以有效拓展研究视野和思路,深化学术思考。对文学制度的考察与反思,对于今后的文学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制度”一词,《商君书》中有过这样的叙述:“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治法明,则官无邪。国务壹,则民应用。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sup>②</sup>《辞海》将制度的第一含义解释为: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

① 参见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中的相关论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商鞅等著:《商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程。汉语中“制”有节制、限制的意思,“度”有尺度、标准的意思。这两个字结合起来,表明制度是节制人们行为的尺度。<sup>①</sup> 在英文中,“system”与“institution”两个词都可以理解为制度,但二者在词义上又存在一些差别,如“system”有系统、体系、体制、秩序、规律、方法等含义;而“institution”则有公共机构、协会、学院等含义。一般认为 system 侧重于宏观的、有关社会整体的或抽象意义的制度体系,而“institution”则指相对微观的、具体的制度。

19 世纪英国学者斯宾塞首次把“制度”作为学术概念引入社会学研究,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将制度问题列为社会学的重要内容,日后通过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与科层制的论述以及马克思对社会制度的变迁与动力的分析,“制度”被明晰为:一套规则化、理性化和系统化的行为规范与体制架构,同时渗透着人类非理性、非正式的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制度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重心。

从社会学角度看,文学也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存在物质性和社会性因素。文学在其不断社会化过程中建立了一套制度形式,文学的审美意识和语言符号在文学制度背景中实现自身价值,文学制度既是文学生产和传播的条件,也是文学生产和传播的结果,既对文学产生制约和引导,也给予文学以体制保障。<sup>②</sup> 法国的波尔多学派非常注重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文学现象,融会社会学方法与文学批评方法去把握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现象。其代表学者罗贝尔·埃斯卡皮在著名的《文学社会学》中明确提出:“凡文学事实总有创造者、作品和大众三个方面,三者形成一个循环系统。文学社会学应当尊重文学事实的特殊性,

①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85 页。

② 参见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中的相关论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文学书籍(而不是抽象的文学概念)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这可以帮助传统的文学科学——历史的或评论的——完成自己的任务。”<sup>①</sup>而彼得·比格尔就文学体制对文学所产生的规范作用的强调,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及其结构分析,特别是布迪厄在对“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的探讨中,对文学的体制力量作出的较为完整的描述,都丰富了文学制度研究的理论资源,并为这一概念获得学术话语权奠定了坚实基础。最终完成该词的学术界定的是加拿大学者斯蒂文·托托西,他在《文学研究的合法化》中将“文学制度”定义为:“一些被承认和已确立的机构,在决定文学生活和文学经典中起了一定作用,包括教育、大学师资、文学批评、学术圈、自由科学<sup>②</sup>、核心刊物编辑、作家协会、重要文学奖。”<sup>③</sup>

文学制度问题在国内已经引起学界关注,陈平原、洪子诚、张颐武、旷新年等在论述中都曾涉及这一问题,文学制度概念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频繁出现,明确提出文学制度问题并加以系统研究的是学者王本朝,他在近20万字的专著《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中将文学制度定义为:“文学生产的体制和社会结构,是文学生产的条件和结果。在文学与社团、文学的生产与接受之间形成了一套文学体制,包括职业作家、社团文学、报刊出版、论争与接受、审查与评奖制度等,它支配、控制和引导文学的观念、形式和审美的发生和生成,使文学超越作家的个人世界,超越纯粹的文本形式和语言领域,进入社会的公共空间,成为拥有强烈社会意识和文化意识的审美对象。”<sup>④</sup>

① [法]罗布爾·埃斯卡皮:《文化社会学》,王美华、于沛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② 该词的原文应该是 liberal science, 正确的翻译是“人文科学”或“文科”,疑为译者翻译错误。

③ [加]斯蒂文·托托西:《文学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马瑞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④ 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不仅包括文学意识和表现形式的革命,也离不开现代文学生产体系和制度保障。文学审美意识背后有文学制度的参与和运作,现代文学制度是审美现代性生成的机制和网络。现代文学所具有的职业作家创作机制,报刊的传播机制,读者的接受机制和文学社团的组织机制,文学批评的约束引导机制,文学的评奖和审查机制都是文学制度的重要内容,参与建构了现代文学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学生存于小农经济的社会背景下,文学的生产方式带有鲜明的个人性,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也局限在人际传承和手工作业方式,没有形成独立成熟的文学体制。中国现代文学制度是在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学的现代化过程中被“创建”起来的,与新式学堂、印刷、出版和邮政制度的建立都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它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晚清时期,报刊媒介、新式学校和学会的出现为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文学提供了坚实的体制基础,新兴知识阶层也开始形成,随着大众传媒和文学市场的形成,文学制度粗具雏形。20年代,报纸和期刊日益成为文学和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以文学报刊为中心形成众多的文学社团,显示了文学的整体力量。现代知识分子依据传媒、社团等制度方式取得了社会合法性地位,依靠文学创作和文学论争扩大新文学的影响,文学的制度形式也因此得到了确立和发展。30年代,文学刊物、杂志等出版业的南移使上海成为文学中心,左翼、自由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文学创作潮流并存,文学关怀现实的欲望更加强烈,文学的市场功能不断增强和完善,商业化和政治化对新文学的影响日益加强。为了生存和发展,文学刊物数量多,更替迅速,相互之间竞争激烈。40年代,虽然文学的多元化受到抗战及政治原因的影响,但是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文学批评、文学传播与出版等制度形式进一步成熟,新文学读者群逐步扩充,文学刊物实现多样化,这些都

表明现代文学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区突出的政治意识,在作家与社会、文学与读者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的文学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的规范性显得更为突出,在文学的传播与流通过程,文学的生产与再生产方式等方面,表现得更为直接和通达,体现了现代文学制度中日趋单纯和完善的一面,并且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这种制度模式得以推广到全国,成为一统化的模本,文学创作完全成了文学制度的产物。<sup>①</sup>

从语源学的角度看,“社团”是社与会的综合词性,近乎同义语。“社”的语义较为复杂,其中有信仰相同、志趣相通者结合的团体的含义。而“会”有聚合、汇合之意。社与会就志同道合的群体聚合讲,有相似之处。“社团”是社与会相同语义的合并,更突出强调群体的团体意识。社团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与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演变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社团的概念,实际是清末民初以来才较为流行的群体概念,它既是传统民间社与会的沿革、衍化而成,又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陈宝良在《中国的社与会》一书中阐明:清代以前民间的各种行业结社,各种群体聚合都保留着最初的社与会的原生态,以“社团”来概括民间的社与会,是与清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兴盛、成熟相关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出现,“‘社团’无论是本体意义的、社会意义的还是文学范畴的都获得了自己独立的话语权。”<sup>②</sup>在近、现代社会的新分化组合中,社团与社区构成了社会纵向结构内容,社会学家麦基佛提出了社区(Community)和社团(Association)两个概念,日本学者横山宁夫又对其进行了区分,由此确定了社团本体的社会学意义。19世纪以来,社会学学科的崛起和传入,使原有民间的结社形式,

① 参见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中的相关论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 杨洪承:《文学社群文化形态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